

他者与自由选择——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无声告白》

李志珍

西北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7i8.5302

摘要：《无声告白》是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该小说以跨族裔家庭为背景，以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孤独和自由选择为主题，探讨了族裔人群在美国主流社会的生存问题。本文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担忧”、“他者”、“自由选择”为主题，揭示了詹姆斯一家人在“无声告白”的状态下酿成的种种悲剧，旨在告诫人们“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能失去本真的自我，同时要做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关键词：《无声告白》；存在主义；自由选择；他者

中图分类号：I14 **文献标识码：**A

The Other and Free Choice——Interpreting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Zhizhen Li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is one of the quintessential masterpieces of Chinese-American female writer Celeste Ng. Setting in an inter-ethnic family, the novel explores the survival of ethnic people in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with the themes of alienation in human relationships, loneliness and free choice. Based on Sartre's theory of existentialism and the basic ideas of existentialism: "worry," "the other," and "free choi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agedies of the James in the state of "silent confession", and aims to remind people that "our whole life is to be free from the expectations of others and to find our true selves". In the pursuit of freedom, we must not lose our true selv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be prepared to bear all the consequences for our own choices.

Keywords: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Existentialism; Free choice; The other

引言

作为一个在跨族裔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对从小成长在美国的华人所遭受的各种困境也深有感受。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基础，伍绮诗写成了《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2014）这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跨族裔婚姻家庭的故事。华裔父亲詹姆斯·李和白人母亲玛丽琳将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大女儿莉迪亚身上，父亲希望莉迪亚能够成为学校里的焦点人物，而母亲希望莉迪亚将来能完成她的心愿——成为一名医生。然而，湖中发现的莉迪亚的尸体打破了李家脆弱的平衡。父亲内疚不已，母亲一心想要找到真凶，哥哥内斯认定妹妹的死与隔壁的坏小子杰克脱不了干系，他们都将莉迪亚的死归咎于他人，只有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观察到了事情的真相。

小说反映出的人际关系间的异化、家庭成员间的失语状态、他人对个体存在的决定性意义、人的自由选择几大主题印证了存在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詹姆斯、

玛丽琳、莉迪亚、内斯一直处于“他者的注视”之下，这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同时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最后，一家人接受了莉迪亚的自杀之后才意识到家庭成员间进行真实交流的重要性以及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的重要性。

1 “担忧”中存在的人

人总是在“担忧”中度过的。“任何个人，尽管他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他又永远不可能单独地存在，他既要孤立自己，又没法脱离别的存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正是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担忧’、‘忧虑’。”（高宣扬，1979）我们每个个体都在经历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都是在“担忧”中存在的人。海德格尔所说的“担忧”既反映了担忧者个人的主观情感，表现出他个人的孤独、烦恼和踌躇，也表示担忧者对其外在世界的关心和渴望以及恐惧。詹姆斯是该小说中最典型的“担忧”中存在的人。从小到大，他上进又努力，同时他又是孤独的、烦恼的和踌躇的。他极度渴望融入进美国主流社会中，渴望拥

有与美国人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一方面，他对独立于他的“美国人的世界”极其地关心，他努力学习美国的本土文化，甚至给美国人教授“美国的牛仔文化”，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他又恐惧“美国人的世界”，其根本原因是他备受压迫与歧视的童年经历使他在羡慕的同时又心生恐惧，所以他一辈子都处于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他迎娶美国妻子企图脱离“华裔美国人”这个身份而存在，但是他无法完全脱离，因为他无法离开周围的世界，他更没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对于那个永远无法融入的“美国人的世界”，他既关心它的存在，又惧怕其存在。

此外，“‘失落性’也是‘担忧’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失落性’，是因为人很关心和担忧周围的世界以致被周围世界所吸引。所谓‘被吸引’和‘失落’，就是表示人已经充分地认识他周围的世界，于是，他就跟周围世界绞在一起。”（高宣扬，1979：375）詹姆斯一直都处于失落状态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直对周围“美国人的世界”充满了关心和担忧，并且竭力在胶黏的周围世界中打滚，竭尽所能地使周围世界的东西都“黏”在自己的身上，变为己有。他的一生总是在“担忧”和“失落”中度过。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如果以别人设计好了的方案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那就无异于自然界的石头。”（高宣扬，1979：353）小说中的玛丽琳和莉迪亚或多或少都在做反抗性的斗争。作为一个纯正的美国人，玛丽琳为了不重蹈母亲的覆辙，为了显得与众不同，先是在大学还没毕业就怀上了老师詹姆斯的孩子，毕业后便嫁给了他。结婚之后，她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了实现自己未完成的“医学生”的梦想，她抛弃家庭和儿女继续她未完成的大学学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玛丽琳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而作出的反抗，她不甘愿做那颗任人摆布的自然界的石头。同样，玛丽琳的女儿莉迪亚也不甘愿以父母设计好的方案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起初，她所做的一切都按照父母的意愿，在控制欲极强的父母的压制下，她逐渐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失去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变成了一个愿望“机器人”。最后，在父母的压迫与控制之下她作出了不可挽回的反抗斗争——投河自尽。

2 来自他者的注视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萨特指出：“他人即地狱。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萨特，2007：6-7）要做有意识的自我还是他人眼中无意识

的“物体”，关键在于自我是否能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不再受他人目光的支配。来自他者的注视，一方面会成就更强大的自我；另一方面则会使自我陷入他人的地狱中无法抽身，从而变成异化的自我。

2.1 家庭的注视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他人的注视不仅夺取自我的主体性，威胁自我的存在，他甚至把这种注视比喻成“美杜莎之眼”，任何被美杜莎看过的人或动物都会石化。（郝静迪，2023）《无声告白》中的莉迪亚从出生之日起受困于父母双重注视之下。“莉迪亚自己——她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尽管她不愿意成为这个中心——每天都担负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伍绮诗，2015：398）莉迪亚作为全家人宇宙中心的主要原因是父亲詹姆斯觉得她是家中像美国本土人的一个孩子，拥有蓝色的眼睛，白白的皮肤。母亲认为莉迪亚是最像她的孩子，也是最有可能替她实现梦想的孩子。莉迪亚出生后，母亲发现莉迪亚与她十分相似，于是她把所有的希冀与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全都寄托在莉迪亚一个孩子身上。她甚至说：“她会帮助莉迪亚实现她力所能及的目标，她将倾尽余生指引莉迪亚，庇护她，像培育观赏玫瑰一样，帮助它成长，用木棍支撑它，把它的茎秆塑造成完美的形状。”（伍绮诗，2015：366）但是，母亲过度的关心与控制压得莉迪亚喘不过气，她让莉迪亚在吃饭时做物理作业和修改数学问题，甚至连生日礼物都是女科学家传记、听诊器之类的东西。莉迪亚在母亲绝对权威性的注视下成长，小时候的莉迪亚不具备自我主观能动性的意识，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然而，母亲离家出走的行为让她产生了对自己的误解，她将母亲出走的原因全部归到自己身上，于是她暗自决定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愿望。在玛丽琳权威的“注视”之下，莉迪亚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从“主体——我”沦为“对象——我”，她变成了一块“石头”，一个只会听母亲命令的“机器人”。

同样，父亲詹姆斯的注视也完全剥夺了莉迪亚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他送给莉迪亚当下流行的饰品和服装，希望女儿能够顺利地融入进美国人的主流社会。他还送给女儿一本《如何交到很多美国朋友》的书籍，目的是为了女儿能交到更多的美国朋友，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交际中心。作为父母，詹姆斯和玛丽琳忽视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发展，他们偏执的想法与做法最终导致了莉迪亚的悲剧命运。

2.2 主流社会的注视

“注视”就是他人的对象化，当被注视者屈服于他人的注视所带来的威胁与压力时，其实就从“自为的人”异化为“为他的存在”。（萨特，2007：341-342）小说中的詹姆斯从未脱离来自他人的注视，在被注视的状态下，他失去建构自我的能力，他开始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当詹姆斯

斯来到美国上学时，坐他旁边的女孩问他“你的眼睛怎么了？”这时，传来老师恐怖的号叫：“谢莉·拜伦！”詹姆斯意识到，这种时候自己应该表现得难为情才行。因此，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吸取经验，立刻红了脸。（伍绮诗，2015：114）对于一个刚搬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来自主流社会的注视充满了威胁与轻蔑。詹姆斯从小就受到各种来自主流社会的注视，小时候的他并没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去面对和接受来自他人的敌意，逐渐地，这种注视让他产生了羞耻感和自卑感，他开始以自身族裔性为耻，企图放弃华人的习惯，抛弃一切中国人的特征，他的自我发生异化。白人主流社会的注视是詹姆斯身份焦虑和自我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主流社会的注视下，他彻底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变成了“异化的他者”。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想尽办法娶了一个美国人做妻子。对詹姆斯来说，玛丽琳选择他说明他获得了美国的认可，玛丽琳拥抱他说明美国也在向他敞开怀抱。拥有一个美国妻子，能够使他在美国社会获得身份认同，同时也能够弥补他的亚裔身份导致的归属感的缺失。詹姆斯终其一生都在他人的注视下而活，都在为他人而活，他主动而又被动地被剥夺了自我的主体性，变成了异化的自我，所以他的存在也变得虚无。

3 玛丽琳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认为，人首先存在着，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去决定自己的本质。存在主义也认识到，人的自由表现在选择和行动两个方面。只有通过自己所选择的行动，人才能认识到自由，因为人的本质是由自己所选择的行动来决定的。个人的自由首先表现在他认识到由于受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束缚而缺乏自由，因此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选择的重要性，并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行动和承担生活的责任。小说中的玛丽琳有绝对的自由为自己做选择，然而，她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酿成了悲剧。玛丽琳违背母亲的意愿，大学期间未婚先孕而后又辍学，她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华裔老师詹姆斯结婚。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结构组成的家庭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玛丽琳在医院见到女医生伍尔夫时，她不敢相信也不愿承认女性是可以成为大医院的医生的，于是她又选择抛弃家庭和孩子去继续她的学业，实现当医生的梦想。这是她的第二次自由选择。然而，第三个孩子的到来打破了她继续追梦的想法，她不得不重回家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束缚，玛丽琳缺乏自由。在通过自己所选择的行动后，玛丽琳体会到自由的感觉并做出了自由的选择，但是她没有在做选择之前考虑清楚后果并为此承担责任。“人的生活包含着客观的限制和主观的无限

的愿望的矛盾。”（高宣扬，2017：399）要寻求绝对的自由，必须要承认这种矛盾。玛丽琳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拥有主观的无限的愿望，但是她没有认清客观的限制，这是导致她寻求绝对自由失败的根本原因。

4 结语

本文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是在“担忧”中度过的、“他人即地狱”、“自由选择”为主题，揭示了亚裔族群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同时告诫我们正确地表达自己情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我们更应该直白地去表达自我。存在主义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自己决定的，每个个体要做“自为的存在”而不是“为他的存在”，否则存在就会是虚无的。我们要正确看待他人的注视，将他人的注视看作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摧毁性的力量，还要意识到为自己做出的自由的选择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平衡自己主观无限制的愿望与客观的限制，承认并接受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把自由当作自己存在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 [1]白蕾,从萨特存在主义视角解读《无声告白》[D],南京师范大学,2021.
- [2]高宣扬,存在主义概说[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9.
- [3]郝静迪,存在主义视角下《无声告白》中的生存焦虑[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44(06):80-83.
- [4]黄莹,《无声告白》族裔文化表征背后的沟通主题[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4):89-97.
- [5]刘青,《无声告白》中詹姆斯·李的文化身份及身份困境[J],长江小说鉴赏,2023(04):48-52.
- [6]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7]伍绮诗著,孙璐译,无声告白[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 [8]王芳,注视与超越——《无声告白》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7,38(03):81-89.
- [9]张扬扬,萨特存在主义理论视角下《无声告白》的悲剧分析[D],中南民族大学,2022.
- [10]XiaoLi Zhang, Hongqiang Liu, Haoran Jia, et al. A Study 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Cross-ethnic Family in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J].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2022, 4(4).